

# 南都赋

10

南阳作家杂志

(上接9版)

我想到了鲁迅先生在《野草》中的题词——

“当我沉默着的时候，我觉得充实；我将开口，同时感到空虚。”

“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，不生乔木，只生野草，这是我的罪过。”

“野草，根本不深，花叶不美，然而吸取露水，吸取水，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，各个夺取它的生存。当生存时，还是将遭践踏，将遭删刈，直至于死亡而朽腐。”

瞿秋白在《〈鲁迅杂感选集〉序言》里对鲁迅的性格作了这样的分析。他说，鲁迅的“士大夫家庭的败落，使他在儿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的群里，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。这使得他真像吃了狼的奶汁似的，得到了那种‘野兽性’。他能够真正斩断‘过去’的葛藤，深刻地憎恶天神和贵族的宫殿，他从来没有摆过诸葛亮的臭架子，他从绅士阶级出来，他深刻地感觉到一切种种士大夫的卑劣，丑恶和虚伪。”

在这里，“蔓草”、“野草”都是本其根性，朴实无华、不事张扬的，都是根植大地，吸取营养，奉献人间。瞿秋白正是体悟到了鲁迅性格形成的历史条件与客观环境，体悟到了鲁迅与“野孩子”的交融性，才洞见到了鲁迅性格中“野兽性”的变异基因。瞿氏的批评启示我，从文化角度看，“鲁迅——陈早春不是分明贯通着‘草根性、民族性（国民性）’的精神血脉吗？”一个“野”字成为双方的“连心锁”。如此说来，其告别“闹市”、远离“街边行行树”而神往拥抱“荒野漫坡松”的思想也就水到渠成，理固宜然。

第三件事，向阳湖·放鸭子·回望雪峰。

“我们这里所说的一切，只能算是在遥远的地方，在疾驰的车厢里，回望一下这长年封冻的雪峰。它寒光逼人而耀眼，而且它经历过多次雪暴，一片迷茫，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它的峰脊。聊可欣慰的是，现在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已不再是雪盲了，到底看到了这迷茫的雪峰！”

(引自《回望雪峰》一文，载2003.6.24《文艺报》)

2003年，值冯雪峰诞辰100周年，陈早春又深情地写下了《回望雪峰》一文。回忆了与雪峰朝夕相伴，一起被流放到湖北咸宁向阳湖，一起放鸭子，一起谋划、诠释、研究鲁迅著作的日子。

在华北平原的五七干校劳改农场，一对师徒在彻夜长谈，这是两位经济学者，或者说是思想者在黑夜长谈。在那个荒草萋萋的原野，师傅在研究“希腊城邦制度”，“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”。他的命运坎坷，来日无多。临终时，他给守护在他身边的44岁的徒弟送了最后一句话，“中国的神武景气终将到来”，并要他“待机守时”。1974年12月3日他死了。8天后，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获得了当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。后来他的徒弟成了著名的经济学家，他在回顾自己的治学道路时曾说，他的学术生命的自觉是从50岁开始的。

也是在同样一个流放地——咸宁

向阳湖畔，差不多在同一时间，当年从西子湖畔崛起的诗人、大理论家，也在与他的徒儿对话，只是今日他不得不放下了笔杆，拿起了鸭杆。若干年后，徒儿在《冯雪峰与我放鸭子》、《空乃兹在《萧萧秋风忆故人》中都用工笔刻下了当时师徒们殉道者灵魂的雕像。

有位现代文学研究专家，也可算是半个鲁迅研究专家，回忆乃师与其交流时遗憾的训诫：“你的外文不行，中国古典文学根底不厚，语言文字功夫不深，这限制了你的发展。”这是一所著名高等学府著名院系的一场十分典型的师徒对白。

向阳湖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内陆小湖，你蓄满了太多的天地良知的眼泪和叹息！“向阳湖现象”成为中外特有的文化符号。多少年后，有一年轻人李城外以“五七向阳湖”为主题，编辑了一套丛书。

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中国现代学的发轫是由这批50岁才开始学术自觉的学人扛起来的。

上述那对经济学家的师徒是顾准与吴敬琏，那对放鸭子的师徒是冯雪峰与陈早春，那对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师徒是王瑶与钱理群。这三种文化类型典型地折射出共同的特征，其背后隐藏着的是共同的深厚、沉郁又难以一言解明的文化语境。

2016年是冯雪峰去世40周年，希望能读到《冯雪峰全集》是理论界、史学界、文艺界共同的心愿。2016年12月25日，十二卷新编精装本《冯雪峰全集》在人们的期盼中终于面世。《全集》的编委会主任由年逾古稀的陈早春出任。“全集”首发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。陈早春抱病和他的老伴出席了这一庄严的时刻，但是，遗憾的是会上陈早春孱弱得竟不能亲自讲话，他的讲稿只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管的《新闻学史料》杂志的主编郭娟女士代为宣读。作为小字辈，我也有幸应陈早春的安排，应冯烈夫妇的邀请列席了这次文艺界的盛会。

席间，我搀扶陈早春到旁边卫生间，我宽慰陈早春说，待春节后，立了春，阳气上升，您的身体就会慢慢康复。陈早春说：“还不知道能挨过春节了吗？”听了陈早春的话，我心戚戚焉。

### 三

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京城求学，倏然间就到了我毕业论文开题写作阶段，那时根据我的研究方向和我的导师乐黛云先生对我的期望，我的选题是对我国大文艺理论家冯雪峰文艺思想的研究，方向是比较文学，方法是比较研究。

说起我的选题，又要追溯到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散文》杂志。大概是1981年，我接触到了该刊某期上的一篇人物回忆文章《萧萧秋风忆故人》，作者是空乃兹。那时冯雪峰刚离开我们五周年，作者追忆他的师长兼好友冯雪峰，由此，“冯雪峰”这个名字给我留下了最初难忘的印象。他的传奇般的经历，他的曲折厚重的历史，他的对鲁迅精神的担当，他的忠贞不贰的赤子之心，他的饱受屈辱的超人的忍耐力，像一块磁铁，深深地吸引了

我，又像一个解不开的谜，让我痴迷探索，苦苦思考，难以得到答案。

那一年，我18岁；那一年，父亲应我的请求，给我从北京扛来珍贵的16卷精装本《鲁迅全集》。16卷，整整五十元人民币。在农村，是可以娶一个漂亮媳妇压寨的；那一年，我自学读完了林志浩著的40万字的《鲁迅传》；那一年，其实我还在中学读书，还有高考的第一任务。

一个长于思考的人，当他在人生的起点，往往他所遇到的一个也许在别人看来不足称奇的人物，但在当事人来说对其一生都将产生莫大的影响。就这样，背着冯雪峰，我蹒跚地迈开了人生的第一步。

2004年，值中国文化书院成立20周年，由王守常、张文定二位先生主编了一部90万字论文集，以为纪念。我应邀撰写了《书院与经世致用、知行合一》的回忆文章充数其中，对以鲁迅—冯雪峰—陈早春为脉络的这些思想人物对我的影响作了如下回顾和总结：

“一个人习惯和性格的养成，往往受到他的职业、所从事的研究领域的影响，尤其在其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尚在成长发展阶段的时候，这时他的精力所倾注于其中的领域、客观对象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，有的甚至影响了他一生的命运。书院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之大成，形成了一个名士派。这尤其表现了知识分子人格、思想、思维的独立。这在书院形成了传统。我的研究领域是雪峰思想。雪峰是举世公认的鲁迅的学生和战友，是鲁迅研究的通人。他的丰富的思想、坎坷的遭际是与中国和国际左翼文艺运动的兴衰密不可分的。在我多年的研究冯雪峰的工作中，一个时期也模仿继承了雪峰习惯和思维的诸多方面。有合时宜的，也有不合时宜的。个人与环境有诸多的不协调，碰了不少的钉子。这与纯学者的平情的观察与分析是两个路向。事后我想，在潜意识中还是受着了雪峰的教育和影响。”

(引自《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创新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)

### 四

1988年的那个冬天来得早，1988年的那个冬天是个暖冬。一个毛头小伙子，提着家乡寄来的一小口袋香稻米，毛毛糙糙就闯到了东四八条冯雪明家。雪明是冯雪峰的女儿，当时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，记得由我的导师引荐，按照口袋里装的冯家的地址，我轻轻地叩开门，说明了来意，雪明待我很是热情、客气，但是她说，对我父亲的思想我没有研究，我大弟(冯夏熊)对父亲思想有研究，但是他现在在香港，我推荐你去见陈早春，他对我父亲思想有研究。陈早春，湖南人，现在社里主持全面工作。当我起身告辞时，雪明喊我暂留一会儿。她到了另一房间，打开箱子，从箱底拿出了一本《雪峰寓言》赠给了我。

那时，对冯雪峰思想的研究领域还有诸多禁区。陈早春是最早闯禁区，蹚雷区的先行者之一。

毕业论文辅导的时间十分紧张，汤一介院长邀请的导师都是一时之

选，他们中有张岱年、季羡林、杜维明、厉以宁、陈鼓应、李泽厚、戴逸、陈其南、王振邦、庞朴、乐黛云、李中华，堪称是一代硕儒和一代俊彦。我们都万分珍惜授业的日日夜夜和每时每刻。之前，我已和陈早春通了话，他刚从外地开会回来，答应我明天晚上他在社里等我。下课后已是傍晚，京华烟云地已经华灯齐放、万家灯火。我来不及吃饭，为了节省几个铜板，跳上公交车，不知倒了几条线路，才懵懵懂懂来到出版社大门。当我气喘吁吁地叩开传达室，传达上值班的人正在自己修补自行车内胎，刚要开口，传达上的人先说，你是那个小王吧？我们社长已在办公室等你好久了。到了陈早春办公室，他给我冲上茶，我按照预拟的提纲一一问答，其实，那一晚的问答求教基本上是哑巴和聋子在对话——他那带有浓重乡音的湖南话，我基本没听懂，但是，还要不时诺诺，不懂装懂。谈话间，陈老师不时起身为我找史料，征引诸家观点。他踩着方凳从书橱顶上迟缓地双手举下布满灰尘的厚厚的杂志，然后下来板凳弯下腰将杂志放在楼板上，花镜摘下也放在地上，又蹲在地上一本本索检，最后，他接过我的笔记本，在背面写出了一长串鲁迅研究专家和雪峰研究专家的名单，嘱我可按图索骥，竭泽而渔。

陈老师赞赏鼓励我理论研究的敏锐和勇气，但是，以我的理论储备和小小年纪、浅薄阅历，不赞成我弄的主题那么宽、那么大。他说我与其一锅煮，不如分灶研究。对雪峰寓言的研究国内尚无人着手，若能在此破题，有所阐述发明，当功德无量。在陈老师 and 书院导师的悉心指导下，我顺利完成通过了我的论文。遗憾的是，我自知自己心性才份不足，后来将方向从比较文学、中外文化比较调到了企业文化和管理哲学上了，陈老师又以极大的包容支持了我的选择。多年后，中国文化研究会企业文化专业委员会决定由我领衔做主任委员，又决定聘请学术委员，我忐忑不安地征询老师是否愿意接受聘请的意见，老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，并在台灯下立马填写了档案表。他还说，我与贵会理事长柴老(柴泽民——新中国首任驻美大使)在全国政协办一个小组。我知道，此行道并不是老师的本行，他对于社会兼职多都婉拒了，这次几乎是例外。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张文定先生曾当面对我说，陈社长是位谦谦君子，是真君子。作为同道，文定先生的话更让人心服。

现在想来我真有些后怕，那时的我真是太聪明了——陈早春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，大名鼎鼎的《当代》杂志、《新文学史料》杂志的主编，是所谓文化界、编辑出版界的名流大家，全国政协委员。一个25岁的乡野小子竟毛手毛脚地撞开了他的办公室，可见陈早春他的天真童趣的本性，可见在那个桃花盛开的季节，中华大地上所激荡的那种万物复苏郁郁勃勃的生机和阳气。

往事如云如烟、如烟如云……

(附记，惊闻陈早春老师已于昨日早晨驾鹤西去，谨以此文敬悼吾师。)

二〇一八年七月三日

## 《南都赋》顾问团

二月河 周同宾 周大新 柳建伟 李庚辰 何弘 马新朝 赵大河 亦农 李天岑 秦俊 王遂河 廖华歌 马本德 刘正义

